



双塔情缘

刘振武

对太原这个城市而言，双塔无疑是一个最鲜明、最巍峨的地标，一个最简洁、最优雅的符号，一个最完美、最长久的象征，一个永远流传，万世不竭的美好向往。

但对我而言，双塔却是最初惊奇和欣喜。岁月依稀，回首当年，一个青葱少年奔赴这座城市，当他乘坐的绿皮火车快要到达太原站时，或许清晨或许傍晚，朦胧而真切，双塔在这个少年纯真、辽阔的追逐理想的梦境里，注入了真切、亲善的迎接，耐人寻味的抚慰。

工作之后，又在这一方天地里寻梦、奔走，在双塔坚实优雅的塔影里奔忙、打拼。空闲时间，我曾经专门查阅、寻访它们的前世今生。凌霄双塔，别称“文峰双塔”，始建于明万历中叶，距今400余年。其初创之意，仅建东南之文峰塔，“开山川之形胜，创文运之兴盛”，补辅太原“文运”不足，由一代文豪傅山的祖父傅霖等人领头集资督建。明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），晋穆王朱敏淳以“旧塔微侧，更建新塔”为由，邀请五台山高僧妙峰和尚续建佛塔。新塔由明神宗的生母宣文慈圣太后出资，因名“宣文塔”，由此形成了“两峰插天”“楼阁巍然”的大观。

双塔位于永祚寺中，“永祚”二字，语出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》中“君子万年，永锡祚胤”句，“永祚”是“永锡祚胤”的略写。《尔雅·释古》说：“永，长也；永，远也。”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祚，

传也；祚，福也。”“永祚”一词，有永远流传，万世不竭的意思。

这里的明代牡丹，每逢春夏之交，古枝繁茂，新花竞放，绮丽绚烂，与双塔的巍然挺拔、殿阁的雄浑古朴相得益彰，成为太原的一大人文景观。那时我就想，要是能在这寓意美好的风水宝地安身立命，岂不是人生一大幸事也。

果真，单位集资建房，位置就在火车站以东，南距双塔不到两公里的一个小区。从此，双塔之下是家园！在双塔的塔影里，我要妻生子，勤于工作，过着平凡而忙碌的日子，这其中也有安稳、有欣喜、有惊变、有彷徨、有痛苦。岁月沧桑，心灵激荡，但那仰望苍穹、脚踏实地的双塔，就像一位哲人，或晨曦或夕照里，给我以安身立命的提醒和启迪。

至此，双塔成了一种故乡情结，如姚奠中老先生在《永祚双塔四百周年记》中所述：“行旅远来，遥见塔影，即知太原将至；公私外出，回首塔身，渐远渐没，难尽依依之怀”，每每读此，总是感触颇深。

兴废关情，古今一瞬。几十年来，有意无意地总是瞻仰着它们的雄健巍峨，总是回味它们的坚定执著，总是感怀它们的变化沧桑。它们似乎成为一个人最初的向往、依恋，之后的起点、希冀；随之而来的豪迈、激励，彷徨之后的淡定、失意之际的安慰，再后来，是成为它的一份子的寄托、光荣的水乳交融。

前些年，我搬家到了离双塔20多公里的晋阳湖畔。双塔周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围绕凌霄双塔这个中心，建起了风光旖旎的双塔公园。也许是自身从事文字工作的原因，我常常想起最先建立文峰塔的初心和用意。“开山川之形胜，创文运之兴盛”，文峰塔就是一种初心，一份使命，一种激励，一种传承，一份对文脉传承的呵护和执著。

双塔像两支巨大的健笔，描绘着锦绣太原的风采，又像一双巨大的臂膀，支撑起太原的发展和未来。

有个美丽的传说，每当春秋旭日东升，双塔的倩影常常倒映在文瀛湖中，好像两支在砚池中吸墨的巨笔，时刻准备挥毫一般，双塔也因此称为“文笔双塔”。一代才女林徽因曾站在塔上，眺望文瀛湖，感叹道：“文瀛湖就像展开的砚台，这两座塔就是两支毛笔，所以太原迭出英才。”

太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，文瀛湖的烟波，已经扩展到迎泽湖、龙潭湖乃至烟波浩渺、横贯南北数十公里的汾河两岸，更催生出晋阳湖这样闪耀着奕奕风采的湖光，形成光耀、传承太原文脉的浩瀚之泽。

而我和更多的人，自初来而融入，再休戚相关、荣辱与共，对这座城市有了血脉相依的感情和依恋。

走近双塔，是一种情怀，登上双塔，是一种境界。思今抚昔，河山锦绣，时光如流。回味双塔，感念这一份挚诚的情缘。

北疆的沙枣

吕 鑫

回到山西40年了，当有人问我最爱吃的水果是啥，我脑海中条件反射般蹦出的一定是沙枣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新疆兵团的孩子们都把它当成最好吃的水果，没有之一。我爱新疆的沙枣。在我看来，世上越是美好的事物，就越是难以接近，水果亦是如此。要么高冷孤傲存活率不高，要么浑身是刺生命力极强。沙枣就属于后者。

沙枣树是兵团驻地的“标配”，行走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，不管你走多久，只要眼前出现成片成片的沙枣林，那一定离师部、团部或连队的驻地不远了。

新疆是个神奇的地方，沙枣树也很神奇。小指甲盖大小的沙枣成

串成串挂在树上，风一吹，若隐若现，犹如黑色的珍珠，给荒凉的戈壁滩带来无限美感。新疆的沙枣树既张扬又内敛，绽放的沙枣花香气浓郁，醉人心田；坚守的沙枣树扎根边疆，不畏酷暑严寒；小沙枣甜涩的味道萦绕在舌尖，只一颗就令人难忘。

我从小在新疆兵团长大，13岁那年随爸妈回到山西老家。爸妈说，当年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滩，硬是凭着战天斗地、不怕牺牲的革命豪情，生生在飞沙走石、鸟兽罕至的戈壁滩扎下根来。

兵团人离不开沙枣树，沙枣林也见证了他们的爱情，沙枣花香催生出一个个小家庭，小沙枣伴随着

一代又一代兵团孩子的成长。不久前，发小群发出一条短视频：焕然一新的团部办公楼、小区、幼儿园、超市、公园……整个一座现代化城市。感叹之余，有人发了几张硕果累累的沙枣树照片，美丽可人的小沙枣顿时引来我们无限的热情。曾经的门前屋后渠道边的沙枣林里，留下了太多快乐的回忆。昔我往矣，沙枣期期；顾兮盼兮，沙枣依依。心心念念的沙枣一别数十载，想一次心尖就会颤一下。

我从小就不太贪嘴，而今知天命之年，对吃，更是看得淡而又淡。唯有沙枣，总是难以割舍。其实吃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驻扎在心底的那一份甜蜜、一段经历、最美好的回忆。

槐米落时

刘 英

两株国槐，冠盖若伞，替我遮挡烈日，清凉了我的夏。

骑行或散步，我总会从它的冠盖下走过，或者憩息。风来雨过，便会有米黄色的小花，簌簌然飘落在身上，阵阵花瓣雨，颇有“簌簌衣巾落枣花”的情致。

我却总在怀念春末夏初的洋槐花，或紫或白，颜色娇俏，赏心悦目，捋一把搁嘴里咀嚼，齿颊留香，还能拌面蒸熟做成饽饽，烹饪成各种美味佳肴。

而面前这些槐米，总会被隐藏在满树的油光滋腻里，令人不爽。尤其是被风吹落，跌落在树下，黏在黑黢黢的马路牙子上，形象更是丑陋，被人忽视也是理所当然。

我的心情极为复杂，因为想起了那段青涩的岁月。

我们村有一片小树林，以白杨和国槐居多。每到夏天，一帮半大孩子就会到小树林里，或摸知了猴，或收集蝉衣，或采集槐米……这些都可以送到中药铺子里换钱，然后成为下一学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。

那些槐米静静地开出了一树树美丽的音符，旖旎随风，低调而浓烈，浓郁清香，给夏日山村带来清雅与舒爽。

发小丽敏非常细心，她带领我们拿着钩子采摘，小心翼翼，生怕掉到地上。那些花瓣饱满、刚刚采摘的槐米可以卖个好价钱。

小树林里的国槐树干笔直，枝繁叶茂。我们经常在树下玩耍。有时候在两棵树中间拴上一条长绳荡秋千，有时候藏猫猫。暑天热得吃不下饭时，还会端着碗到树下“聚餐”，凉风习习，碗筷交错，你尝一口我的，我吃一口你的，热闹得很。

起初，我们不知道国槐叫什么名字。看着树上开出很多米黄色的小花，一朵朵在风中摇摆，很是可爱。我们盯着树冠，开始咽唾沫。那个饥饿的年代，“馋”和“吃”一直占据着我们的大脑。

“打下来尝尝！”几个调皮鬼二话不说便用长竹竿“噼里啪啦”地一顿乱打，新生的花枝打落了一地。用舌头仔细“研究”了一番后，我们便苦着脸扔了。虽然花瓣和洋槐花有一点点相似，但是味道差远了！

丽敏晚了一步，见到满地残花败叶，心疼得不得了。她大爷家是开中药铺的。“春夏养阳”，她用老中医的口吻说：“槐米是国槐的花蕾，在未开放时采摘、晒干，就是一味中药。”

她耐心解释说，它外表为黄褐色或黄绿色，气味微苦，有抗炎、抗菌、抗病毒和镇痛、降血压、调血脂的作用，也是一种天然的染料。大人们常取其花瓣洗净拌面粉蒸成麦饭，还可以与蜂蜜调和治咳嗽和酒后头疼。

听她说完，我才对槐米有了一些敬重。

而今，在太原又见到了满树的槐米，不由想起了家乡，想起了丽敏，而她已经离开将近三年了。

槐花未落，我也没有了采摘的兴致，只愿驻足仰望。于密叶繁阴处，偶尔会有晚起的花瓣带着梦呓飘落在发际，捡起细看时，会发现一朵朵花房里都贮满了晶莹的露珠。

槐米落，蝉声起。

只是不知道，寒蝉噤声之时，我是否能在秋末丰硕的槐豆中，寻觅到你。